



一句话的坚守

乐泉与郑州还是颇有渊源的。50多年前,在郑州就读大学的叔叔回到家中,恰巧看到乐泉在写毛笔字,叔叔说他写得不好,饶有兴致地给他写了些字来示范。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也许从那个时候,乐泉便注定“毫”无选择了。小学四年级,学校的一次书法比赛中,乐泉得了奖。校长拿着他的字,凝

神片刻,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将来是要成书法家的。9岁的乐泉听从了校长的教导,开始临帖。

乐泉一生从未拜师,但其书法曾受到许多前辈的影响。他从临习颜、欧、二王等帖开始,后转研碑学。“那时候,有空的时候我总是设法从朋友或是其他人手中借来用报纸双钩下来,自己装

订成册,然后临习。”

就是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乐泉与书法结下了此生的不解之缘。而那句“你将来是要成书法家”的预言,则是乐泉繁重体力劳动后仍坚持挥毫的动力来源。“书法家”三个字对乐泉和大众而言,内涵是不同的,乐泉动心的是艺术之伟大,大众关注的是成家之名利。

心似白云常自在

乐泉是一个安静的人。他从容自在的生活在南京,很少出门,很少应酬,独立地思考着他的书法问题、绘画问题,同时也从某个角度上思考着人生的问题,而很少在所谓的书法界走动。其实,他是在一种宁静的状态中思考书法,从容自在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影响,研习着他的书画,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乐泉的艺术,你也就可能理解到他的笔下那种宁静、干练的线条了。他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状态是静穆的,是沉郁的,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就是他的书法值得人们思考的原因所在,其实这来自于生活状态,也是心性状态。

乐泉素有“画坛大隐,书界卧龙”之称。他有才情,却甚少张扬。这位貌似“大器晚成”的艺术家,其实早在1979年就在第一届全国书法大赛上崭露头角,1987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第一次

个人艺术展览之后,他便埋头苦练,一隐多年。

我好奇于他的心为何能如此自在。他说,在生活中渐渐获知的道理,有时会令我们感到震惊,同时也会因为过去的幼稚与无知而惭愧。但是,人都不是先知先觉的,往往都需要一段渐悟的过程。从无知到有知,从无识到有识,自然规律并没有停止我们前行的脚步。生活的积累,逐渐使我们成熟起来。我们一方面积累生活,一方面随时准备丢掉“包袱”,空出思想的“仓库”,以便获取更新的认识。

18岁到28岁,一个年轻人最美的韶华时光,乐泉是在乡下度过的,回城后的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不适应的,无论是在学校当教师,还是在出版社做编辑,俗世中的问题和矛盾他也一样难以回避,也许正是这种种的不相应,助推着他的艺术之路。

弗洛伊德曾说过,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心的能量(利比多),当此种能量积蓄到一定时候,便要释放出来;而一旦这种释放受到阻碍,内心便会压抑,从而产生精神疾病。他以此观点来解释艺术产生的原因——艺术家是一些走在精神病边缘的人,幸亏他们有着形式与精神的创造,凭借这种创造,他们可以转化或释放内心的压力。正是这种释放,一方面避免了更多精神病人的产生,一方面催化了艺术创造的发生。

所以,在乐泉这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所有的坎坷,都被他升华成笔下的笔画。当我试着让他回顾一些影响他的事件时,他甚至无从谈起。心似白云常自在,意如流水任东西。正是这样极富禅意的诗境,唤醒了乐泉内心深处本然的觉知。本然,便是生命深处的一种复苏,一种自我救赎的方便法门,一种圆融,一种生命的承担。

## 文化是一种思考方式和生活状态

在中国,写字、画画、作诗与品茶、吃酒一样,是国人千百年来难以割舍的一种情结

1950年出生的乐泉已是花甲,然而花白的发丝,非但没让他显出老态,反而因为那明亮的眼神和南方水土滋润而成的白肤,更衬托出儒雅的艺术气质。在如流水般缓缓的交谈中,他既不像许多老人似的絮絮不断,也并不冷落你,只是仿佛总是等待着什么,或是思考着什么,你能感觉到他内心有一种力量在不断地涌动,但你看他脸上依旧是荣辱不惊。

2010年3月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始的这一次巡回展览,是乐泉老师第二次举办的个人作品展,然而此次展览距1987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第一次展览已经有二十几年了。23年间,乐泉的头发从黑色到几乎全白,然而对于书法,对于艺术的追求,他说他却如孩童般的,现在好像才是刚刚开始。

晚报记者 苏瑜



写写画画是国人的情结

严格地说,乐泉并不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尽管多数时候他言语并不多,但遇到知己或是趣味相投者,会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是一种沉默状态。

沉默的乐泉,精神中不会有偏执。平和、沉静是他的本性。他与周边的人最大的不同,是他对世界更少物质的追求,而我们周际的世界是一个扇动欲望、纵容挥霍的世界,所以那些少欲或无欲的人,一不小心便成了“异类”。

“有些人闹腾了几十年,名也有了,利也有了,或许地位也高了,市场也折腾大了,可谓风光得很。然而,一旦将其作品与古人的作品放在一起,便什么都没有了。”乐泉不愿意这样,他知道,一个人的过程,在历史上只是匆匆一瞬间;一个人的能量微不足道。人生如此短暂,能够做成的事极其有限。所以伟大不属于

我们,我们只能平凡。但平凡到不平凡,便是进步。乐泉一直在默默进步着,他是一个凭借内心深处精神动力就可自由畅行世间的人。

乐泉是,但乐泉身边的人不一定是,看着那些不如父亲的书法红红火火,又是别墅又是好车,而父亲却生活得如此清苦,不理解的女儿难免也会抱怨,可他依然如故。

“我这一辈子,写写画画便是生活中的一点乐趣。画画的事,最为寻常不过,几乎人人可为。然因各人兴趣不同,有人做了,坚持下来了,便成为所谓的画家。有人也做了,但不得道,并不成。其实,成败又如何呢!”

“仔细想来,倒是觉得,在中国,写字、画画、作诗,与品茶、吃酒一样,是国人千百年来难以割舍的一种情结。读书、赏画、游山玩水,情寄世间万物万事,

滋养心性,关照灵觉,画画便可以是水到渠成的事,至于法度、技巧,稍稍加意便可。”正是因为如此,多年来,乐泉几乎从没参加过任何活动,对于别人的不实评价他也从不介意。

中国艺术的高妙或许正是在技法背后的文化,而文化不等同于知识,也不是你会写几句诗,会作个对联,会写几篇不痛不痒的文章,就是文化,文化其实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生活状态、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它是浸淫其中的,它是浸入于人的内体,而会不自觉地显现出来。在中国艺术中,一个艺术家要解决的文化问题是人自身的问题,如何立身做人,而个人的审美观对于这种审美的认识与理解是在立身做人之后的自然选择,一个艺术家的艺术观其实就是他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一种自然折射,这个在中国艺术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满园春色关不住

乐泉内敛,儒雅,喜静,淡然。然而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作为一位颇有品格的书法家,乐泉即便刻意保持低调,但其书画艺术之精湛造诣,人品谦和之口碑是“隐不住”的。

坐落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内环路1号的河南美术馆,是河南省唯一的省级美术馆。明日下午3时,《溪山雨后——乐泉水墨·书画》艺术巡回展将在这里开幕。与早年相比,在此次展览的100余件书画作品中,乐泉已不再过多地关注笔法与线条的描摹,而更多地看重自我心境的表达。可以说如今的乐泉书法,很多时候让作为欣赏者的我们难以分辨究竟是在看其人还是在看其字,因为那每一笔每

一画中都饱含着这位艺术大家挥笔泼墨间的宁静与淡然。

虽然他生活在繁华、喧闹的南京,但外界的繁盛、喧嚣却很少会影响到他,尤其当他潜心于艺术时,周边便是“空无”一片。《随园诗话》所言:“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说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一种状态。

乐泉的书法创作,从开笔到落印,你看不到剑拔弩张,看不到霸气十足的做派,也看不到时下颇为通行的油头粉面、招摇过市,有的只是老僧入定、闲云野鹤式的徐缓舒柔,有的只是清风过庭、东方既白的从容疏朗,更有的是山泉弄琴、赏月夜斟的悠长乐韵,

倒是同他作的许多意境高远的诗词相合。乐泉称自己这种心境为“布衣心境”,习惯了这种心境下的挥洒,觉得很容易就进入旁若无人之境。

许多人把书法当成身家性命,乐泉未必是如此,兴味来时,画上几笔,一如品茶,吃酒,从容方便。书法与他的生活是合拍的,是融合了的,所以在举手投足间就会表现出一种情态,或许这就是乐泉的高度。顺便提一下的是,乐泉的画,一如书法,是高手,或许也是因为他的画的才情,才让他对于书法的理解有这样的高度。书画同源不仅是技术,更多的是精神性的,是审美,是境界,而这一切构成的是一个立体的,全面的乐泉。